

項
楚
著

中
華
書
局

敦煌變文選注

下

(增訂本)



項楚著

中華書局

敦煌變文選注

下

(增訂本)

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〔一〕

沙門△乙言〔三〕：千年河變〔三〕，萬乘君生。飲烏兔之靈光〔四〕，抱乾坤之正氣。年年九月〔日〕〔五〕，彤庭別布於祥煙〔六〕；歲歲重陽〔七〕，寰海皆榮於嘉節。位尊九五〔八〕，聖應一千〔九〕。若非菩薩之潛形，即是輪王之應位〔一〇〕。

累劫精修福慧因，

方爲人主治乾坤〔二〕。

若居佛國名調御〔三〕，

來往〔住〕神州號至尊〔三〕。

圖世界安興帝道，

要戈鋌息下天門〔四〕。

但言日月照臨者，

何處生靈不感恩。

金秋玉露裊塵埃，

金殿瓊堦列寶臺。

掃霧金風吹塞靜，

含煙金菊向天開。

金枝眷屬圍宸宸〔五〕，

金紫朝臣進壽盃。

願讚金言資聖壽〔六〕，

永同金石唱將來〔七〕。

〔一〕《新書》校記：「變文集校記云：『原卷編號爲伯三八〇八號。』規案：原卷十紙，無四界，正面章草書。首題『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』，末行書『仁王般若經抄』，敦煌寫本講經文，題目多爲近人抄錄者所後加；惟此篇題原卷獨具，故尤爲可貴。余往歲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曾校讀此卷；及戊午夏借閱，則此卷在寫本室已列入特別珍藏卷中，經特別申請，乃得再觀。案後唐明宗生於唐懿宗咸通八年九月九日，因此日爲應聖節。舊五代史載：應聖節，百僚於敬愛寺設齋，召緇黃之流于中興殿講論，此篇蓋即當時之話本。逾千載而原卷猶得保存，殆所謂佛力加被者歟？此卷章草，頗有不易辨認者，故雖以向覺明先生之博覽，猶不免多有訛誤。如卷中『解』字作『𦵏』，『緣』字作『𦵏』，形極相近，故『直緣說聽無前後』，誤抄爲『直解說聽無前後』。『智』字作『𦵏』，與聲字草書相似，故『智果長教萬衆攀』，誤抄爲『聲果長交萬衆攀』；『御道林巒』，行列全因於宸智，誤抄爲『御道林巒』，行列全因於宸聲。『登』字作『𦵏』，略似『聞』字草書，故『乍登車輅恩知極』，誤抄爲『乍聞車輅恩無極』，而從登旁之證字作『𦵏』，誤爲『終』字，故『能依法語證神通』，誤抄爲『能依法語終神通』。又此卷省字，有『功々』、『解々』，非『武功』、『解解』之重文，乃『功德』、『解脫』之省詞，此例寫本不多見，故『以此開讚大乘所生功德』，向氏誤爲『以此開讚大乘所生功功』；『解啓清涼解脫門』，向氏誤爲『解啓清涼解〇門』，以缺字代『脫』。其他誤抄誤認之字尚多，因據向氏校本，詳加考覈寫定。」

楚按，據本篇文中「適來都講所唱經題，云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序品第一者」之語，可知本篇乃是演繹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》之講經文，故後題《仁王般若經抄》，《仁王般若經》即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》之簡稱，而講經文逕以經名為題，亦為敦煌寫本常見之通例。前題《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》，乃就本篇之應用場合而命名者。「長興」為後唐明宗年號，「長興四年」為公元九三三年。「中興殿」為後唐明宗聽政之所，《舊五代史·唐書·明宗紀二》：「（天成元年）辛亥，帝始聽政於中興殿。」《資治通鑑》後唐明宗長興四年胡三省注引《五代會要》：「唐莊宗同光二年，改洛陽崇勳殿為中興殿。」應聖節「即後唐明宗誕辰（九月九日），《冊府元龜》卷二《帝王部·誕聖》：「天成元年六月，中書奏：九月九日皇帝降誕之辰，舊例特置節名，以其日為應聖節，休假三日。仍令京都、天下設樂，以申祝壽，從之。」按「天成」即明宗登基時年號。每年應聖節例於中興殿召僧道講論，以資慶祝。《舊五代史·唐書·明宗紀三》：「（天成元年九月）癸亥，應聖節，百僚於敬愛寺設齋，召緇黃之衆於中興殿講論，從近例也。」所云「近例」，即中晚唐以來，於皇帝誕辰講經之通例。日僧圓仁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卷四：「國風：每年至皇帝降誕日，請兩街供奉講論大德及道士於內裏設齋行香，請僧談經，對釋教道教對論義。」《僧史略》卷中《生日道場附》：「生日為節名自唐玄宗始也。魏太武帝始光二年立道場，至神麤四年，敕州鎮悉立道場慶帝生日。始光中是帝自崇福之始也，神麤中是臣下奉祝帝堯之始

也。自爾以來，臣下吉祝必營齋轉經，謂之生辰節道場，於今盛行焉。」

又按，本篇講經文的講經者，亦即作者，據劉銘恕先生推測，應是雲辯，說見《敦煌遺書叢識·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》的講經者》，載於《敦煌語言文學論文集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。按雲辯乃五代名僧，事迹見張齊賢《洛陽縉紳舊聞記》卷一《少師佯狂楊公凝式》：

「時僧雲辯能俗講，有文章，敏於應對，若祀祝之辭，隨其名位高下，對之立成千字，皆如宿構。少師尤重之。雲辯於長壽寺五月講，少師詣講院與雲辯對坐，歌者在側，忽有大蜘蛛於檐前垂絲而下，正對少師於僧前，雲辯笑謂歌者曰：『試嘲此蜘蛛，如嘲得著，奉絹兩匹。』歌者更不待思慮，應聲嘲之，意全不離蜘蛛，而嘲戲之辭，正諷雲辯。少師聞之，絕倒久之，大叫曰：『和尚取絹五匹來！』雲辯且笑，遂以絹五匹奉之。歌者嘲蜘蛛云：『喫得肚罌撐，尋絲繞寺行，空中設羅網，祇待殺衆生。』蓋譏雲辯體肥而肚大故也。雲辯師名圓鑒，後爲左街司錄，久之遷化。」按雲辯之佛教通俗文學作品，賴敦煌寫卷保存者，除本篇以外，尚有斯七、斯三七二八、伯三三六一《二十四孝押座文》（本書選入上編），伯二六〇三《讀普滿偈》十首，斯四四七二《修建寺殿募捐疏頭歌辭十首》，斯四四七二《十慈悲偈》等。

本篇原文錄自《敦煌變文集新書》卷二。

〔三〕△乙：即「△乙」，同「某乙」。「△」同「某」，趙翼《陔餘叢考》卷二二《△字》引《天祿識餘》云：

「今人書某爲△，皆以爲俗從簡便，其實古某字也。」《穀梁》桓公二年「蔡侯、鄭伯會于鄧」，范注：「鄧，△地。」陸德明釋文曰：「不知其國，故△△地。本又作某。」清平步青《霞外攬屑》卷十《△》：「《越言釋》：又爲誰某之某字者，按《穀梁》桓二年「蔡侯、鄭伯會于鄧」，范注：「鄧，△地。」陸德明曰：「不知其國，故曰△地。」蓋其初欲注而未能，其後遂闕之而不補，未可遂以爲「某」之本字也，至今人直謂之「某頭」。按今人起草，凡其字構思未得，空文待補者，皆以△△書之，年月姓名亦然。雲樵之說允矣。」本篇「某乙」則爲講經沙門自稱，蔣禮鴻曰：「某乙」是一種「寓名」，可用於自稱，也可用於他稱，而且貴賤男女通用」。

〔三〕千年河變：指「黃河千年一清」的傳說，古人以爲是聖君的瑞應。《拾遺記》卷一：「黃河千年一清，至聖之君以爲大瑞。」《文選》卷五三李康《運命論》：「夫黃河清而聖人生。」李善注引《易乾鑿度》曰：「聖人受命，瑞應先見於河。河水先清，清變白，白變赤，赤變黑，黑變黃，各三日。」

〔四〕烏兔：日月。古人以爲日中有烏，月中有兔，故以「烏兔」稱日月。左思《吳都賦》：「籠烏兔於日月，窮飛走之棲宿。」淮南子·精神訓：「日中有踰烏。」高誘注：「踰，猶蹲也，謂三足烏。」傅玄《三光篇》：「素日抱玄烏，明月懷靈兔。」傅咸《擬天問》：「月中何有，靈兔搗藥。」

〔五〕「月」，原卷作「日」。

〔六〕彤庭：宮廷。杜甫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：「彤庭所分帛，本自寒女出。」

〔七〕重陽：農曆九月九日爲重陽節，恰好與明宗誕辰應聖節重合。

〔八〕位尊九五：指帝位。《易·乾》：「九五，飛龍在天，利見大人。」孔穎達疏：「言九五陽氣盛至於天，故云飛龍在天。此自然之象，猶昔聖人有龍德，飛騰而居天位，德備天下，爲萬物所瞻睹，故天下利見此居王位之大人。」

〔九〕聖應一千：指千佛。按佛經言過去莊嚴劫、現在賢劫、未來星宿劫皆有千佛出世，《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》：「其千人者，花光佛爲首，下至毘舍浮佛，於莊嚴劫得成佛，過去千佛是也。此中千佛者，拘留孫佛爲首，下至樓至如來，於賢劫中次第成佛。後千佛者，日光如來爲首，下至須彌相，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。」本篇的「一千」指賢劫千佛，《大唐西域記》卷四《至那僕底國》：「賢劫千佛，皆於此地集人天衆，說深妙法。」

〔一〇〕輪王：即轉輪王，佛經中的人間聖主，轉輪寶以威伏四方，又分爲金輪王、銀輪王、銅輪王、鐵輪王四種。道宣《釋迦方誌》卷上：「凡人極位，名曰輪王。……又輪王有四王，約統四洲。金輪王者，則通四有；銀輪三方，除北一洲；銅輪二方，除西北方；鐵輪在南，除於三方。言瞻部者，中梵天音，唐言譯爲輪王居處。《大般涅槃經》卷一二：「爾時頂生於十五日，處在高樓，沐浴受齋。即於東方，有金輪寶，其輪千輻，轂輞具足，非工匠造，自然成就，而來應之。頂生大王卽作是念：我昔曾聞五通仙說，若刹利王於十五日處在高樓，沐浴受齋，若有金輪，千輻不減，

轂輶具足，非工匠造，自然成就，而來應者，當知是王，即當得作轉輪聖帝。復作是念：『我今當試。即以左手擎此輪寶，右執香爐，右膝著地，而發誓言：『是金輪寶若實不虛，應如過去轉輪聖王所行道去。』作是誓已，是金輪寶飛昇虛空，遍十方已，還來住在頂生左手。爾時頂生心生歡喜，踊躍無量，復作是言：『我今定當作轉輪王。』《雜譬喻經》：「轉輪聖王所以致金輪者，帝釋常敕四天王，一月六日按行天下，伺人善惡。四天王及太子使者，見有大國王以十善四等治天下，憂勤人物，心喻慈父，以是事白天帝釋，帝釋聞之，慶其能爾，便敕毘首羯磨賜其金輪，毘首羯磨即出金輪，持付毘沙門天王，毘沙門天王持付飛行夜叉，飛行夜叉持來與大國王。毘沙門天王敕此夜叉：『汝常爲王持此金輪，畢其壽命，不得中捨。』是夜叉常爲持之，進止來去，隨聖王意，盡其壽命，然後還付毘沙門天王，毘沙門天王付毘首羯磨，毘首羯磨還納著寶藏中。」

〔二〕「累劫精修福慧因」二句：按佛教認爲今生得爲人主帝王，乃由宿世累劫修福所致。《無量壽經》卷上：「所以世間帝王，人中獨尊，皆由宿世積德所致。」又：「積善餘慶，今得爲人，乃生王家，自然尊貴，儀容端正，衆所敬事，妙衣珍饈，隨心服御，宿福所迫，故能致此。」

〔三〕佛國：指古印度。按釋迦牟尼誕生地（在今尼泊爾）屬古印度地區，故稱印度爲佛國，晉法顯記載至印度諸國求法經歷即名《佛國記》（亦名《法顯傳》）。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六：「帝又謂法師曰：『佛國遐遠，靈迹法教，前史不能悉詳，師既親覩，宜修一傳，以示未聞。』」調御：佛

的十種名號之一。《妙法蓮華經·授記品》：「得成爲佛，號曰名相如來、應供、正徧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」武則天《大周新譯大方廣華嚴經序》：「慧日法王，超四大而高視；中天調御，越十地而居尊。」

〔三〕「往」原卷作「住」。神州：即赤縣神州，指中國。《史記·孟子荀卿列傳》：「中國名曰赤縣神州，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，禹之序九州是也。」

〔四〕戈鋌：兩種兵器，因借稱戰爭。下天門：即「下生」，謂菩薩自天界降生人間。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卷一：「爾時兜率天有一天子作是念：菩薩已生白淨王宮，我亦當復下生人間。」

〔五〕金枝：比喻帝子王孫。蕭徹《享太廟樂章》：「金枝繁茂，玉葉延長。」宸宸：指王位、帝座。《舊唐書·于頔傳》：「伏以陛下自臨宸宸，懋建大中，聞善若驚，從諫不倦。」

〔六〕金言：尊稱佛所說的教言，這裏即指本次講讚之《仁王護國經》。《洛陽伽藍記》卷四《融覺寺》：「雖石室之寫金言，草堂之傳真教，不能過也。」本篇下文：「希護國之金言，望安時之玉偈。」又：「君王懇切禮花臺，只望金言爲衆開。」

〔七〕金石：比喻堅不可敗，「永同金石」言壽命長遠。唱將來：俗講法師講經時，在每段講唱韻文結束時，例用「講將來」之類的套語提示都講唱出下一段經文。

經(一)

皇帝萬歲……………(二)

以此開讚大乘所生功德(三)，謹奉上(莊)嚴尊號皇帝陛下(四)。伏願聖枝萬葉，聖壽千春；等渤澥之深沈(五)，並須彌之堅固(六)。奉爲念佛(七)

皇后(八)，伏願常新令範，永播坤風。承萬乘之寵光，行六宮之惠愛。

淑妃(九)，伏願靈椿比壽(一〇)，劫石齊年(一一)。推恩之譽更言(一二)，內治之名唯遠(一三)。然後願君唱臣和，天成地平(一四)。烽煙息而寰海安，日月明而干戈靜。念佛

適來都講所唱經題(一五)，云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·序品第一》者(一六)：仁者，五常之首(一七)；王者，萬國之尊；護者，聖賢垂休；國者，華夷通貫(一八)；般若即圓明智惠(一九)；波羅蜜多即超渡愛河(二〇)；經者顯示真宗(二一)。此即略明題目。然此經即釋曰：大聖昔在靈山(二二)，召集十六大國王(二三)，擁從百千諸聖衆。爾時有菩薩天子波斯匿王(二四)，低金冠於海會衆中(二五)，禮慈相於蓮花臺上(二六)。請宣十地(二七)，願曉三空(二八)。希護國之金言，望安時之玉偈(二九)。於時世尊宣揚妙理(三〇)，付囑明君(三一)。遠即成佛度人，近即安民治國。令行十善(三二)，以息三灾(三三)。心行調而風雨亦調，法令正而星辰自正。真風俗諦同行(三四)，而魚水相須；王法佛經共化，而雲龍契合。

意願乾坤永宴清，

淨心求說志心聽〔五〕；

國中不忒雨風候〔六〕，

天上無虧日月星。

調御垂慈雖懇切，

君王求法更丁寧；

如來與說安邦法，

故號《仁王護國經》。

君王懇切禮花臺，

只望金言爲衆開；

惠日照摧心上惡〔七〕，

慈風吹散國中灾。

殷勤敢望慈尊許〔八〕，

悟解方應翠輦迴〔九〕；

未審此經何處說，

甚人聞法唱將來。

〔一〕經：按據下文「適來都講所唱經題，云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·序品第一》者」，則此處「經」下省略了上述經題。

〔二〕皇帝萬歲……：此處十二小點《新書》未錄，茲據原卷補。此處應是一段頌揚皇帝的文字，寫者將頌揚的套語略去未書，故加十二小點表示省略。

〔三〕大乘：按佛教分爲大乘與小乘兩系，我國流傳的主要是大乘佛教，此處即以「大乘」指佛法。白居易《與濟法師書》：「若同一病一藥爲說，則必當說大乘，大乘即佛乘也。」岑參《寄青城龍谿兔

道人》：「久欲謝微祿，誓將歸大乘。」功德：佛教以念誦、布施、修造等等修福之事爲功德，由此而獲得的福果亦稱功德，這裏即是福果之義。

- 〔四〕原文「嚴」字上應脫「莊」字，據文義補。「莊嚴」本是裝飾之義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卷三〇：「仁等可起，速共莊嚴，掃治宅舍，辦具餽饍。」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四：「王宮側有佛牙精舍，高數百尺，以衆寶莊嚴。」佛教以功德歸美於人亦稱「莊嚴」，如《破魔變》有云：「以此開讚大乘所生功德，謹奉莊嚴我當今皇帝貴位」；「謹將稱頌功德，奉用莊嚴我府主司徒」，如此等等。尊號：指後唐明宗的尊號。在實際講經時，是要用具體的文字取代「尊號」二字的。據《舊五代史·唐書·明宗紀》：「（長興二年夏四月）戊午，帝御文明殿受冊徽號，冊曰：『……臣等不勝大願，謹奉玉寶玉冊，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。』」至長興四年，又於尊號中加「廣運法天」四字，同上書《明宗紀》：「（長興四年）六月丙午朔，文武百寮宰臣馮道等拜章，請於尊號內加「廣運法天」四字，凡拜三章，詔允之。……八月戊申，帝被袞冕，御明堂受冊，徽號曰聖明神武廣運法天文德恭孝皇帝。」
- 〔五〕渤海：即渤海。《文選》卷七司馬相如《子虛賦》：「浮渤海，游孟諸。」郭璞注引應劭曰：「渤海，海別枝也。」亦作「勃澥」，《說文》：「澥，勃澥，海之別也。」
- 〔六〕須彌：即須彌山，佛經中的巨山，爲小世界之中心。《長阿含經》卷一八：「其大海水，深八萬四

千由旬，其邊無際。須彌山王深入海水中八萬四千由旬，出海水上高八萬四千由旬，下根連地，多固地分。其山直上，無有阿曲，生種種樹，樹出衆香，香遍山林。多諸賢聖，大神妙天之所居止。《注維摩詰經·佛國品》肇曰：「須彌山，天帝釋所住，金剛山也，秦言妙高。處大海之中，水上方高三百三十六萬里。如來處四部之中，威相超絕，光蔽大衆，猶金山之顯溟海也。」

〔七〕念佛：此二字用小字書寫，並非講經時所說，而是標注講經至此，法師與聽衆齊聲同念佛之名號。

〔八〕皇后：指明宗后曹氏。《新五代史·唐明宗家人傳·皇后曹氏》：「明宗天成元年，封楚國夫人曹妃爲淑妃。……長興元年，立淑妃爲皇后。」

〔九〕淑妃：皇后之下的三夫人之一。《舊唐書·后妃傳序》：「唐因隋制，皇后之下有貴妃、淑妃、賢妃各一人，爲夫人，正一品。」本篇「淑妃」指明宗妃王氏，《新五代史·唐明宗家人傳·淑妃王氏》：「明宗即位……乃立曹氏爲皇后，王氏爲淑妃。……然宮中之事，皆主於妃。」

〔一〇〕靈椿：即冥靈、大椿，都是傳說中的長壽之木。《莊子·逍遙遊》：「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。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」成玄英疏：「冥靈、大椿，並木名也，以葉生爲春，葉落爲秋。冥靈生於楚之南，以二千歲爲一年也。而言上古者，伏犧時也。大椿之木長於上古，以三萬二千歲爲一年也。冥靈五百年而花生，大椿八千歲而葉落，並以春

秋餘永，故謂之大年也。」

〔二〕劫石：比喻時間久遠。按世界成壞一次爲「劫」，有小、中、大劫之分。「劫石」之說，如隋吉藏《勝鬘寶窟》卷上之末：「依《瓔珞經》亦明三劫：一里二里乃至四十里石，方廣亦然，以天衣重三銖，人中日月歲數三年一拂，此石乃盡，名一小劫。就小劫中自有一里二里乃至四十里、六十里石，方廣亦然，以梵天衣重三銖，梵天中百寶光明珠爲日月歲數，三年一拂，此石乃盡，名爲中劫。有八百里石，方廣亦然，以淨居天衣重三銖，即淨居天百寶光明鏡爲日月歲數，三年一拂，此石乃盡，名一大阿僧祇劫。」盧綸《慈恩寺石磬歌》：「吾師寶之壽中國，願同劫石無終極。」

〔三〕推恩：以所受恩澤推及他人。《史記·平津侯主父列傳》：「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，以地侯之。」

〔四〕內治：古代的婦女教育。《禮記·昏義》：「古者天子后立六宮、三夫人、九嬪、二十七世婦、八十御妻，以聽天下之內治，以明章婦順，故天下內和而家理。」鄭玄注：「內治，婦學之法也。」

〔五〕天成地平：謂上下相稱，天下太平。亦作「地平天成」，《左傳·僖公二十四年》：「《夏書》曰：地平天成，稱也。」杜預注：「《夏書》，逸書也。地平其化，天成其施，上下相稱爲宜。」

〔六〕都講：佛教講經法會上的職稱，由都講發問，講師闡釋。俗講時則由都講唱出經文，再由法師就所唱經文詳加講唱。

〔一六〕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·序品第一》：「按《仁王護國經》有姚秦鳩摩羅什譯二卷本和唐不空奉詔重譯二卷本，署題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》者是不空譯本，《序品》是該經八品中的第一品。」

〔一七〕五常：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：「夫仁、誼、禮、知、信，五常之道，王者所當脩飭也。」《貞觀政要·誠信》：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謂之五常。」

〔一八〕華夷通貫：「華」指漢族，「夷」指少數民族，《晉書·元帝紀》：「天地之際既美，華夷之情允洽。」中國是華夷共居的多民族國家，故以「華夷通貫」來解釋「國」。

〔一九〕般若：義譯「智慧」，《大智度論》卷四三：「般若者，秦言智慧，一切諸智慧中，最爲第一，無上無比無等，更無勝者。」

〔二〇〕波羅蜜多：義譯「到彼岸」，謂由生死此岸到達涅槃彼岸。分別言之，「波羅」義譯爲「彼岸」，「蜜多」義譯爲「到」。唐良貴《仁王經疏》上一：「言波羅者，梵語也，此云彼岸。對彼說此，此岸者何？於四諦中已起苦集爲此岸，未起苦集而爲中流，涅槃菩提即滅道諦而爲彼岸。……言蜜多者，梵語也，此具二義，離義、到義，於生死中離此到彼。」《愛河》：「愛」即貪愛，佛教以爲是生死輪迴之本，《圓覺經》卷下：「若諸世界一切種性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皆因淫欲而正性命，當知輪迴，愛爲根本，由有諸欲，助發愛性，是故能令生死相續。」貪愛溺人，故喻之爲河。《楞嚴經》

卷四：「於我法中，成精進林，愛河乾枯，令汝解脫。」《廣弘明集》卷二二褚亮《金剛般若經注序》：「照慧炬以出重昏，拔愛河而升彼岸。」唐高宗《答沙門慧靜辭知普光寺任》：「但爲衆生煩惱，漂沒愛河，得不大拯橫流，令登彼岸。」

〔三〕真宗：指佛法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二《那揭羅曷國》：「鄰此不遠有窅堵波，是如來顯揚真宗，說蘊界處之所也。」敦煌本《壚山遠公話》：「佛演真宗，皆是十二部尊經，惣是釋迦涅槃。」

〔三〕大聖：這裏指大聖世尊，是對釋迦牟尼的尊稱。《妙法蓮華經·藥草喻品》：「大聖世尊於諸天人一切衆中，而宣是言。」靈山：即靈鷲山，音譯娑栗陀羅矩吒山，爲釋迦牟尼說法之處。《大唐西域記》卷九《摩揭陁國》：「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，至娑栗陀羅矩吒山（唐言鷲峰，亦曰鷲臺，舊曰耆闍崛山，訛也）。接北山之陽，孤標特起，既棲鷲鳥，又類高臺，空翠相映，濃淡分色。如來御世垂五十年，多居此山，廣說妙法。」

〔三〕十六大國王：佛在世時印度有十六大國，《仁王護國經》就是佛爲十六大國王所說的教法，本經《序品》：「復有十六大國王波斯匿王等，各與若干千萬眷屬俱。」按「十六大國王」之名目，據《仁王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下《受持品》所載爲：憍薩羅國、舍衛國、摩竭提國、波羅捺國、迦夷羅衛國、鳩尸那國、鳩睢彌國、鳩留國、罽賓國、彌提國、伽羅乾國、乾陀衛國、沙陀國、僧伽陀國、捷拏掘闍國、波提國。